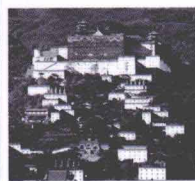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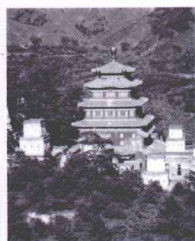


张羽新 张双智 著

清朝塞外 皇都

——承德避暑山庄与外八庙研究



學苑出版社



清朝塞外

皇都

——承德避暑山庄与外八庙研究

张羽新
张双智
著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朝塞外皇都：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研究 / 张羽新，张双智著. —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8

ISBN 978-7-5077-4344-9

I. ①清… II. ①张… ②张… III. ①承德避暑山庄—文集②外八庙—文集 IV. ① K928.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90496 号

出版人：孟 白

责任编辑：洪文雄 何纯谱

封面设计：徐道会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 67678944 67601101 (邮购)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 厂：河北省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本尺寸：710×1000 1/16

印 张：41.25

字 数：680千字

版 次：2013年9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60.00元 (精装)

因缘际遇话山庄（代序）

将多年来有关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文稿结集出版，这是在许多友人提示、鼓励下形成的想法。有些在文物部门工作的友人，闲谈中说起，我的一些文章，对于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整修开放，曾起到过很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现在，国家又拨巨款对避暑山庄和外八庙进行大规模保护维修，改革开放形势很好，发展很快，研究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正在进一步深入，很想把那些文章找来参考。近些年的好找，但有些是三四十年前的，很难找；也有几位友人茶余饭后谈天说地，对岁月的流失感慨万千（这大概是许多老年人的通病），都说应该进行人生总结了。谈到这里，有些惭愧。几十年来，只做了两件事：一是促成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整修、开放（这是承德改革、开放的引擎）；二是编纂了总计近3亿字的西藏和新疆的相关文献史料。当然，为了维持全家生活，也要做其他一些事。但，能够向家庭、向师友、向社会“报账”的，主要就是这两项，且都与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密切相关，所以整理一下有关文稿也是应该的。

也许上帝让我来到人间，就是为了干这两件事吧。它使我耗尽了毕生心血，尝尽了人生苦辣酸甜，领略了世间风雨波澜，我想这是命中注定吧！因为天老爷安排我属马，早在一百多年前，一生坎坷、命运多舛的刘鹗就预先给我算过命，并在《老残游记·自序》中清清楚楚写下来：“马与牛，终岁勤苦，食不过刍秣，与鞭策相终始，可谓辛苦矣”，“而际遇之顺逆不与焉”。吃草受鞭打，是命运中注定，而际遇顺逆，则取决于时与会（“时与会”是乾隆皇帝在一篇文章中说的。用现代语言来解释，大概就是时势与机遇，也即社会环境与个人因缘际遇——所谓时来运转，命该如此之类）。我一生的荣辱沉浮、际遇顺逆，似乎都与避暑山庄密切关联，这大概就是佛家所说的“因缘”吧。

先从结缘谈起

1961年11月，我从河北文化学院图书博物馆系毕业，分配到承德

市。当时已是初冬，从平原（校址在保定市）来到塞外，穿上所有御寒棉衣，都要缩脖子抱紧双肩，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是“寒风刺骨”的滋味。偶尔闲步街头，看到的是临街商店大门紧闭（后来了解到，是因为风大，不便开门），行人屈指可数。经常听到的顺口溜是“一条马路一座楼，一个警察一个猴”。所谓一条马路，是说作为主要街道的南营子大街有一条窄窄的柏油马路，这条唯一的马路是承德市区别于农村的地标；地委招待处一座楼，则是这座塞外山城的唯一标志性现代建筑；作为市区中心的火神庙，时常可见一个值班交警，这是全市唯一可见的警察；避暑山庄月色江声半岛的东部戒得堂遗址上，建有一个小动物园，铁笼里禁闭一只无精打采的小猴，是全园的主要景观。这些，都令我和一起来工作的同学心中产生了一种被流放的感觉，自嘲被幽禁于十万大山之中。

工作单位名“避暑山庄博物馆”（即避暑山庄正宫区），是一个有7重宫院、7名馆员的宫廷博物馆，门票5分。当时，我是一个熬过半年多才满20周岁的青年，食欲旺盛，每月粮食定量27斤，肚中空虚，走路只能像老翁慢步挪动。为了糊弄经常咕咕乱叫的肚子，每人在院子里都种了点玉米、西红柿等，这不仅不影响观览，还能增加一点生活情趣。因为每天的观众和看馆人员差不多，过于寂寞。后来听说家庭条件好、社会关系硬的同学，差不多都分配到省直机关或比较富裕的中原城市，偶尔谈到这些，我们几个同时报到的同学更加重了对命运的感叹。但我并不感觉难过，也没有怨言。因为，当时因难以填饱肚皮而浮肿、病倒的很多。要设法维持生命，不能多想乱动，更不能谈什么理想、事业；再说，总算有“皇粮”可吃，比起农村很多吃不上饭的人要好多了，这叫做“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此外，就家庭和个人条件而言，难与人比，这样安排，已经很不错了，也算是青少年时代奋力追求的梦想实现了——

我生在农村，兄弟姐妹6人，家中太穷，全靠父母在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前身）劳动挣点口粮，养几只鸡，用鸡蛋换油盐酱醋补贴家用。一直念到小学3年级，我们男孩春、夏都是穿小短裤上课。记得3年级末，老师要求每人买本《学生小字典》，只需5角钱，家中实在交不出，我哭闹了两三天，把家长惹火了，要我退学。也许是命吧，我在行别营区（当时县下设区）全区小学生会考中，以1分之差名列第二（我村小学第一名），获奖一盒铅笔、两个练习本。班主任当然很高兴，听说我要退学，跑到家中好几趟做说服工作，并答应让我跳级，直接升入5年

级，算是奖励，也为家庭减轻1年学费负担，同时，安排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合买一个字典，轮流看。问题总算解决了。因为这是关系我命运转折的一件大事，所以虽然过去了60多年，还能清楚地记得，经常怀念那位白白胖胖的女老师。同时，自己也设法挣点钱，减轻家庭负担。没有别的办法，主要是拣“知了（蝉）皮”（可入药，中药名为“蝉蜕”）换钱。有两种办法：一是用马尾丝拴个活套，捆在树枝做成的长竿上，套爬在树上的“知了”；还一种办法是雨天从地下拣或挖活的幼蝉，去肉把皮晒干。好在当时农村树多、水池多（蝉性喜湿，雨后池边特多）。每个暑假拣的“知了皮”一般能卖一两元，运气好的话，可卖三四元。很多同学都是靠这种办法解决课本、铅笔和练习本的费用（当时不收学杂费）。这样总算坚持读完了小学。

考上河间中学（曾名河北三中，全省重点中学之一），学费又成了难题。学校规定，学生每月伙食费8元，我因家庭困难，学校每月补助5元。个人应当交纳的3元，又成了家庭最大难题。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当时还允许一些人做小生意，爷爷驾着木轮手推车赶集串村卖布。每到星期日，我都到集市为爷爷看货车，挣几角钱，如果生意好，有时能给1元多（当时，爷爷孙辈、我的堂兄弟10余人，都很穷，如果不用这种方式，而是公开为我交纳学费，就容易闹矛盾）。也许是命中注定吧，读到初三，爷爷腿脚受风寒不能赶集串村了，我的3元伙食费也就没有了来源。所以，继续念高中根本不可能了。大概又是命运安排吧，大跃进的1958年，教育也是大跃进，各种中专、大专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只要报考，就能录取。我选择了管吃住、免学费、学制又短的河北文化学院（招生简章规定学制2年，入学后改为3年）。这样，既减免了家庭负担，也想自己早些毕业，挣点钱养活自己。入学时正是大跃进的热潮，所以半年多的“课程”是大炼钢铁。热潮变冷之后，是盖校舍（因为学校是大跃进产物，校舍严重缺乏）。大约过了一年多，到了1960年，社会上的“低指标、瓜菜代”开始侵入学校，已经没力气盖楼了，就到处寻找能吃的树叶、野菜。当时昼思夜想的是尽快离开学校，走上社会。

——正是有了这些因缘，当拿到第一个月32元工资的时候，激动了好几天。莫名其妙的流放感，也就渐渐淡化了。后来我想，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缘分吧！假如家庭和个人条件好一点，避暑山庄的工作环境优越一点，假如……那，我和避暑山庄也就无缘了。我的人生道路，大概是另外

一个样子，我的人生履历就要改写。

1964年春，我的人生道路出现了大转折——应征服兵役（按古代文人的说法，就是“投笔从戎”了）。征兵领队军官多次找我面谈（这是应征者极为难得的礼遇）表示，你的条件很好，入伍后很快就会被提拔为军官，比你现在的工资高多了（最低的军官是少尉，月薪62元，比我当时转正后38元的工资差不多快高出1倍了），而且家庭也会受到照顾。虽然避暑山庄是那样的冷漠萧疏，但真的要离开它（或许一辈子再不能见到它），却“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甚至到军营以后的半年左右，还不时会梦到那里的宫殿和往事（人与人，人与物，人与事，都会日久生情——这也是佛家所说的因缘吧）。军营里的许多老领导，对我确实很照顾，甚至偏爱，也想帮我尽快解决提干（军官）问题。但多次政审调查，都说我来到人世之前即已离家出走的一位伯父在台湾，因而提干也就成了镜花水月。苦闷彷徨中，命运之神暗中指引我读到杜甫小诗：“天时人事日相催，冬去阳生春又来。”这位诗圣似乎早在千多年以前就预知我的心事，谶语释怀。“心有灵犀一点通”。既然冬去春来、人事代谢是上天安排，万事不由人，何必自寻烦恼。1968年秋，我脱却军装换便装。当时，复员转业人员最向往的部门是党政、财政、税务、粮食等“油水”大的部门。当然，这需要有过硬的社会关系，而这正是我所缺。所以，离开将近5年，我又回到了避暑山庄。冥冥之中的命运之神，牢牢掌握着我的人生轨迹，不许偏离半步。

复员后有长时间休假，到单位上班差不多就是1968年岁末了。那时，“文革”大规模的武斗和打派仗似乎转入了低潮，人们都感觉累了，厌倦了。我没有参加过单位打派仗，日子过得倒很闲适。这样过了三四年，文化好像开始复苏。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国务院图博口（国家文物局前身。为行文方便，以下统称“国家文物局”）的领导和专家、由“五·七”干校返城的学者、教授等，陆陆续续来到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参观。年富力强而又闲得难受的我（经过几年恶斗的社会，虽然还没有醒来，但已筋疲力尽，近于瘫痪地喘息着，人心茫然，无所事事——这大概是物极必反的规律；年轻人不怕累只怕闲，这是另一个普遍规律），陪同参观，自然是一种乐事，耳濡目染，不知不觉中，我可以把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与清朝历史联系起来，与康熙、乾隆皇帝联系起来，年轻人的好奇心、求知欲被激活，我开始从资料室找来一些旧书（谢天谢地，博物馆属国

家保护单位，没遭受“破四旧”摧残），反复阅读。至今仍然记得的是《东华录》（节本）、《圣武记》（残本），还有日本人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为了消磨时间，开始记笔记、抄书。

读的多了，抄的多了，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些想法。1974年春天，我把读书笔记整理成万余字的长文，斗胆寄给了复刊不久的《文物》杂志。出乎意料，它竟然引起了国家文物局领导的高度重视。王冶秋局长，以及沈竹、陈滋德、谢辰生、罗哲文等领导和专家都给予高度关注。文物出版社（《文物》月刊主办单位）的社长高履芳、总编金冲及和副总编杨瑾等还对这篇稿子进行了专门研究，并指定专人审改，以《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历史见证》为题，很快以笔名（黎工）在《文物》（1974年第12期）发表。

在这过程中，承德市的领导袁振、翟向东，以及市文物局局长白坪和许许多多的领导、同事都给予了大力支持，没有他们的指导和帮助，我个人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无奈由于篇幅所限，难以一一志谢。

我在文中首次提出的，避暑山庄和外八庙“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历史见证”、“清代第二政治中心”的基本观点，得到领导机关和学术界的认同。国家文物局以此作为历史理论根据，与河北省革委会，联合上报国务院批准（国务院的批复认同上述基本论点），启动了避暑山庄和外八庙整修规划，承德市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地（市）级文物局，负责具体贯彻落实。这对于我，当然是极大的鼓励与鞭策。之后，又一鼓作气，接连在报刊发了十几篇文章（遗憾的是有些没有找到，所以未能编入这部文集）。这使我逐步认识到，只有从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大历史角度，才能正确揭示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政治历史价值。在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始的、西方侵略势力大规模入侵前夜，清朝彻底统一全国，奠定了近代中国版图，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外八庙是清朝统一新疆、西藏的纪功碑，也是其民族宗教政策的“昭示碑”。从艺术角度来说，避暑山庄是用“移天缩地入君怀”的造园手法，摹写秀丽的江南水乡和壮美的塞北草原、森林，使之化为园林胜景。而其外围的外八庙，则是浓墨重彩的围屏，拱卫着大江南北美好江山，两者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宛如天造地设镶嵌在神州大地上的“万里江山一统图”。总之，避暑山庄和外八庙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

发展的历史见证，也是清朝大一统^①的壮丽历史画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就这样注入了我的灵魂深处。

但是，却也因此招来一场无妄之灾。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哲人老子、庄子等就警示人们：祸福相倚、祸福同门。只是我等俗人，未能参透天机，难免遭难。1977年，神州大地迎来了“文革”十年动乱结束后的第一个春天。但，春风不度古北关，承德仍旧风雪交加倒春寒——继续批“封资修”。我发表的几篇文章，被改制成“吹捧康熙、乾隆等帝王将相”、“为封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两顶高帽，遭受公开批判，并因此失去了108天人身自由（好心人提醒我：你少不更事，鼓吹避暑山庄外八庙整修、开放，触犯了山神土地的既得利益，以后不要再干这种傻事）。好在公道自在人心。承德的父老乡亲有着宽广仁厚的胸怀，许多在台上口念批判稿的人，台下无人处跟我长时间握手，以深情、炽热的目光热情鼓励。还有很多同志，不畏风险，帮我解决了不少生活困难。对此，我至今铭记于心。以此之故，虽遭此难，我仍将承德作为第二故乡，反而加深了对避暑山庄的感情。（后来，市委、市政府正式颁发文件给我平反，并颁发荣誉证书，褒奖我对保护和宣传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促进承德改革开放作出的突出贡献。虽然公平正义姗姗来迟，但毕竟说明了社会的文明进步。）

1978年，恢复高考，招收“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经过反复考虑，为改变一下工作、生活环境，征得家庭同意，我决定报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研究生班。也许是听说过我的遭遇，知识分子油然而生的同病相怜心理吧，戴逸、罗明老师录取了我（这也是我与避暑山庄因缘演变的一种结果，如果我不是因避暑山庄而学习清史，当然也不会与清史所结缘）。这件事，在小小的山城承德还曾经引起了小小的轰动。清史所各位老师温文尔雅，人际关系良好，学风严谨，使我受益终生。当时我和爱人的工资，合计70多元，一家5口，两地生活，由于孩子太小，我每个月必须回承德家中买煤、买柴、买粮（这些生活必需品，当时都是限量的，必须按月购买），来回火车票要花去十几元，这是一笔相当沉重的负担。再加上孩子的学费和我在京生活费等必不可少的开支，生活有时到了难以

^① 《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陈立义疏引《汉书·王阳传》：“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义为天下诸侯统一于周天子。后世因称封建王朝统一全国为“大一统”。

为继的地步（有一次，我曾经怀揣2角钱坚持一个多星期）。曾经好几次产生退学的想法。如果不是各位老师的大力支持、帮助，我无论如何是坚持不到毕业的。1981年，研究生毕业，留京工作，这是决定后半生的重大转折。真的要离开工作、生活了近20年的避暑山庄，实在流连难舍，但又不得不听从命运之神的安排，五味杂陈，两位古人诗句悄然涌上心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别绪静悄悄，牵愁暗入心。”（韩偓：《别绪》）个中滋味确实难以言说。于是，写诗三首在《承德群众报》发表（见附录），表达惜别之情，也权代告别辞。

毕业留京，在国家文物局机关文山会海中讨生活（这大概也是因为我有避暑山庄文章结的缘）。“长安米贵”，自古皆然。从山沟里钻出来的青年，孤身闯京城要拼尽全力，苦苦挣扎。只要能站住脚，能生存，什么都干。为此，没完没了地开会、处理繁杂政务。

苍天不负苦命人。全家迁京得以团聚，完成了对家庭应负的基本责任。期间虽然也发表过一些学术论文、出版了《避暑山庄的造园艺术》、《清政府与喇嘛教》、《清代前期西部边政史论》、《清代四大活佛》等几部书，但这和我处理过的会议文件和各种公文相比较，只不过是几块河卵石和一座山头的对比。

也许是命运之神见我奔波劳苦太可怜，冥冥之中又对我做了另外安排。临近耳顺之年，望见工作码头之时，由于书生气十足，不懂官场潜规则，为保护国家财产，阻挡了某些人的财路，遭到宵小暗算，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打翻在地，并遭到黑恶势力的威胁恐吓。好在毕竟世上好人多，许多不畏强权的正义人士，勇施援手，救我于劫难（他们的名字我将铭记终生）。在这人生的又一个转折关头，四顾茫然时，与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不解之缘，暗中指引“柳暗花明又一村”。由于多年研究清代最大的皇家喇嘛庙群——外八庙，我对清代西藏问题有了基本了解，所以转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专门从事研究。从此，摆脱俗务，一身轻松，避开官场、市场的喧闹，专心致志在故纸堆里挖掘久被尘封的历史，与古人做笔谈。我真诚意感谢命运之神的厚爱，使我找到了“人生桃花源”。与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因缘转化为激情，康熙、乾隆似乎也在暗中助力，五六年间，在中国藏学出版社总编的岗位上，主编了《现代中国藏学文库》等一系列丛书（退休后主编易人），同时，也发表了一批藏学研究论文。其中，《驻藏大臣政治地位和职权的历史考察》一文，被美国柯尔比科学

文化信息中心评选为世纪优秀论文，在国际互联网的信息网站作介绍。又出版藏学著作两种，总计近 200 万字：《清朝治藏典章研究》（114 万余字）、《清代治藏要论》（38 万字）。这样，觉得把浪费了多年的时间又找了回来，聊可以此自我安慰。

离开工作岗位之后，可以自由支配时间了，我将从避暑山庄工作时就开始搜集、几十年来积累的有关清代新疆和西藏的史料进行了整理，出版了几套边疆民族史料：《清朝治藏法规汇编》、《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民国藏事史料汇编》、《唐宋元明清藏事史料汇编》，这四种，共同组成《中国藏学汉文历史文献集成》，总计约 2 亿字，被学术界誉为一个专题史料库，新华社多次发通稿，向国内外介绍，几十家国内外媒体和报刊都有评价，谬加赞誉。另外，还整理主编了《清代治理新疆方略汇编》、《关帝文化集成》、《清朝安边治国民族立法文献汇编》、《中国古代吏治文化文献集成》等几部史料集，合计也近亿字。许多报刊、媒体都作了评介，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注意。这些，都是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历史紧密关联的。虽然经历事兴谤随的种种波折磨难，毕竟苍天不负苦心人，差可聊以自慰。

当我考虑好友建议，拟将有关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文章结集出版时，犹豫了很长时间：这些文稿时间跨度 30 余年，文风很不一致。有的重在分析论述，有的旨在考证，立意各有不同，集在一起，有些类似拼盘，更重要的是，这些文稿写作和编辑加工时，不可避免地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留下时代的烙印。所以用现在的观点重新审视，有些稚嫩或隔代之感。这些，当然是读者可以理解的，但我总觉得有些不安。原拟重新改写一遍，但深感力不从心。正在为难之时，有的学者建议说：没有那种必要，原汁原味真面目示人，远比化妆美容更能赢得读者青睐，这和做人是同样道理。我觉得这是应该接受的忠告，又考虑到我生活道路的每次重大转折、荣辱沉浮，以及所有的学术论著，都与避暑山庄和外八庙有关，此中因缘不可思议（至于际遇顺逆，世人评说，在所不计），于是接受了这个建议。

好在命运之神，又在冥冥之中给予了帮助：幼子双智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之后，有时间帮助我对文稿进行整理、校补，减轻了我的大量事务性劳动；他撰写的几篇关于乾隆和藏传佛教的文章，事涉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可补我之缺，故附于相关篇目之后；有关西藏和新疆的藏事史料汇

编，以及关帝和古代吏治文化文献汇编，都是我们共同主编的。本书收录的有关文章也是两人合写的（目录篇名后注明“合撰”）。另外，找到了十来篇读史随笔，也与避暑山庄有些关系，故附于书末。这也是因缘——因避暑山庄而结缘。

附此说明的是，学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孟白先生、责编洪文雄先生十余年来大力支持与帮助——策划选题、指点迷津，筹措经费，雕琢文稿，倾注了大量心血。字以亿计、册以百计的《中国藏学汉文历史文献集成》得以面世，并走向国门，他们是幕后推手。这将永远留在历史的记忆中。

不少人出书喜欢请名家作序，以为镀金，借以提高身价。这不符合我的性格，于是拉拉杂杂写了这些话，权代序言。

张羽新

2013年元旦

附录：承德风景三题

棒槌山

又名“磬槌峰”，冠于承德市东群山之巅。郦道元《水经注》名其为“石槌”，称“孤石云举，临崖危峻，高可百余仞。”

霞为衣裳云作衫，
孤石危耸万山巅。
狂风暴雨经多少，
不媚不折拄蓝天。

热河泉

在避暑山庄内，平流汨汨，清澈可鉴，为热河源之一。每当寒冬早晨，热气蒸腾，蔚为奇观。

汨汨平流不求闻，
但将温暖济世人。
冰天雪地显德色，
独争塞外一片春。

武烈河

热河又名“武烈河”，始见于《水经注》，发源于塞外群山之间，于承德市东南注入滦河，东流入海。

细流淙琤穿万山，
涓滴不弃成巨川。
百阻千折不回头，
东奔大海化波澜。

(原载《承德群众报》1981年8月13日)

目 录

因缘际遇话山庄（代序）	（1）
避暑山庄的造园艺术	（1）
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与发展的历史见证	（156）
再论避暑山庄的历史价值	（167）
附：传承优秀历史文化 再铸新时代的辉煌	（186）
清代前期多民族国家统一观念的历史特征	
——从避暑山庄丽正门五种民族文字门额谈起	（193）
附：清朝皇帝的华夷观（张双智）	（207）
承德武庙（关帝庙）——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总护法神庙	（224）
附：清朝对其保护神关羽的崇奉	（232）
清朝为什么崇奉关羽	（266）
关帝——呵护炎黄子孙的“万能之神”（合撰）	（280）
康熙因宠爱乾隆而传位于雍正考	
——从避暑山庄鉴始斋谈起	（281）
附：雍正继位新解（张双智）	（295）
乌兰布通之战的胜败问题	（308）
清朝前期的喇嘛教政策	（317）
康熙在加强国家统一的过程中是如何对待喇嘛教的	
——从承德溥仁寺谈起	（338）
附：五世达赖喇嘛对清初蒙古地区稳定的历史贡献（张双智）	（356）

乾隆与喇嘛教

——以承德和北京的喇嘛庙为中心 (371)

附：18世纪朝鲜学者对清代藏传佛教的观察——读朴趾源

《热河日记》(张双智) (387)

清朝统一新疆与喇嘛教

——从普宁寺碑刻与建造历史说起 (400)

乾隆对平定准噶尔的指导作用

——从承德与平准有关的喇嘛庙说开去 (416)

达瓦齐究竟如何夺取汗位

——兼谈准噶尔内部的民族矛盾斗争 (428)

车臣默尔根哈屯与承德安远庙 (434)

须弥福寿之庙的历史意义与建筑艺术 (438)

土尔扈特部回归折射的中俄外交较量

——从普陀宗乘之庙的有关碑刻谈起 (443)

清代治理新疆方略简论(合撰) (449)

清朝前期的治藏政策

——从承德外八庙谈起 (457)

达赖、班禅的由来及其转世制度 (480)

附：金瓶掣签与神判文化(张双智) (483)

清代四大活佛 (494)

汉文典籍为何特多藏族史料?(合撰) (548)

清代民族立法略论(合撰) (558)

《热河志略》——一部珍稀的承德地方志 (565)

中国古代吏治文化述略(合撰) (576)

为《大清史》编纂献言 (579)

附：读史随笔

努尔哈赤——清朝的开创者和奠基者 (594)

努尔哈赤的蒙古政策 (601)

“贪污之王”和珅	(610)
皇帝与“九”	(615)
天安门前说“华表”	(620)
《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求疵录	(622)
“怀柔郝氏”辨正	(630)
关于新发现的孔尚任《寄青沟和尚书》及佚诗	(634)
张羽新学术简历	(640)

避暑山庄的造园艺术

一、引言

我国的古典园林，在历史上曾大放异彩，并以其崇高的艺术成就和独特风格驰誉世界。避暑山庄则是我国古典园林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由于有了避暑山庄，承德这座塞外山城，才成为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和著名风景区。

北宋以前，古典园林之花盛开在中原地区。南宋以后，则以江南最为发达。到了清代，园林的中心转移到了北方，并且以帝王苑囿为突出代表，而其中的佼佼者，是北京的圆明园和承德的避暑山庄。由于圆明园在1860年被英法联军野蛮焚毁，避暑山庄就更加显得珍贵，更为举世瞩目了。

避暑山庄占地560万平方米（约8400市亩），周长20华里，比圆明园要大，是颐和园的三倍，是我国现存古典园林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它荟萃了我国古典园林的艺术成就，把南方园林的秀丽和北方园林的雄浑熔于一炉，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

全园的地理形势错综复杂：西部山区，峰岭如浪涛奔涌，地势很高；东部，北为较开阔的平地，中为池沼，南为土阜，很有些像祖国地理的模拟沙盘。造园家巧妙地利用园林手法，把不同民族居住地区的自然风貌和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组织在一个宏伟的艺术空间，从而使她成为清代前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艺术象征。

山庄的园林景观，极为绚烂多彩：殿阁楼台，桥亭轩榭，琳琅满目；山林草原，湖泉瀑布，兼而有之；万木峥嵘，百花吐艳，灿若图画；白鹤翔空，麋鹿漫游，极富自然野趣。比起北京清代皇家的三山五园以及金元以来的内外三海，在强调园林的自然美方面，山庄都更胜一筹。它是我国古典园林的一个里程碑，堪称我国古典园林的代表作和集大成者。